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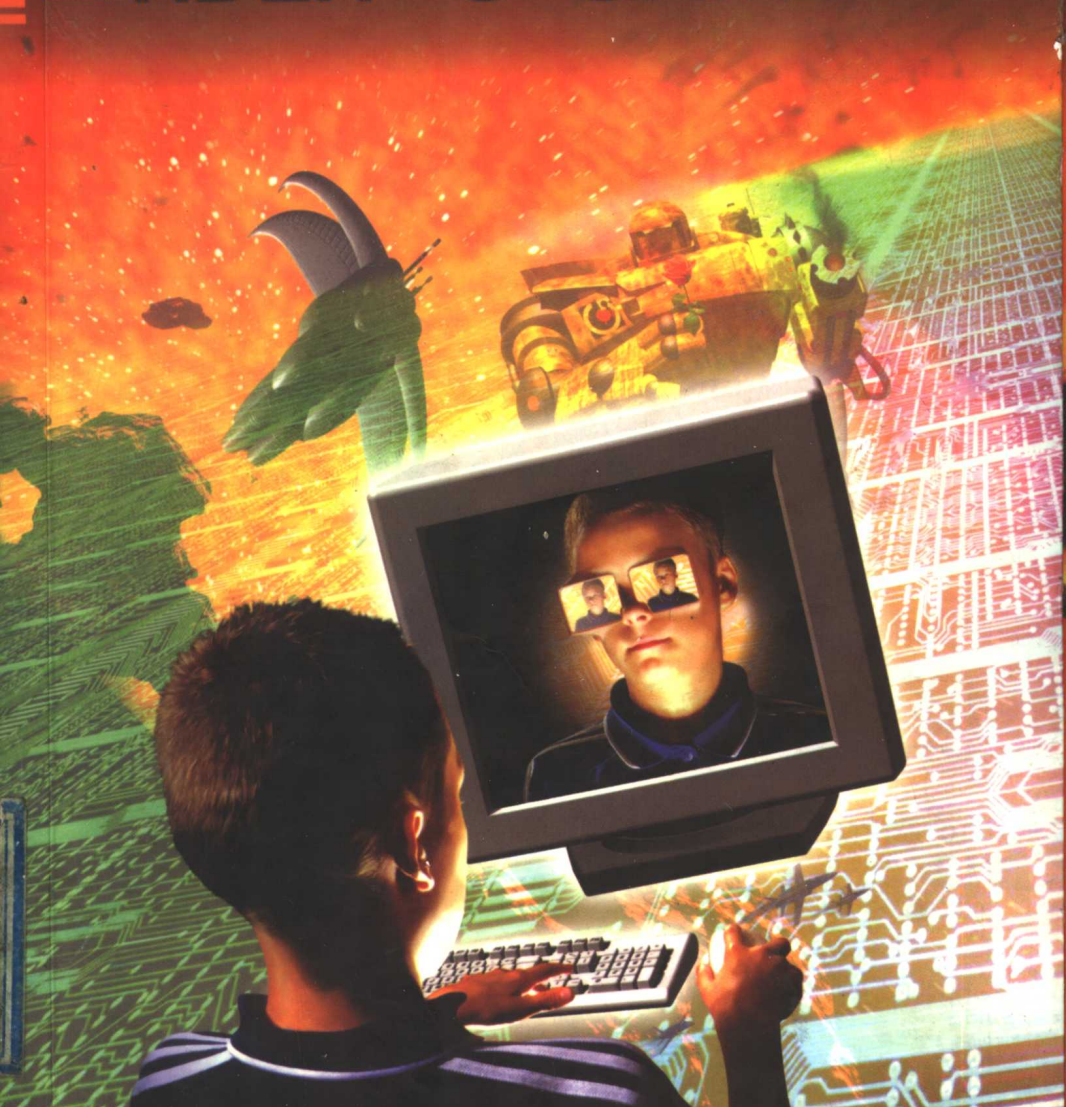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
大师丛书

安德的游戏

E

ENDER'S GAME 李毅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ORSON SCOTT CARD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ENDER'S GAME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ORSON SCOTT CARD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德的游戏 / (美) 卡德 著; 李毅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9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 - 5364 - 5326 - 4

I.安… II.①卡…②李… III.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513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安德的游戏

著 者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译 者 李 毅
责任编辑 宋 齐 姚海军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0 千 插页 4
印 刷 成都报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9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ISBN 7-5364-5326-4/I·3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闢、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



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作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

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奥森·斯科特·卡德和他的《安德的游戏》

姚海军

奥森·斯科特·卡德是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家，同时也深得各类评奖委员会的青睐。从197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仅雨果奖和星云奖他就获得了24次提名，并有5次最终捧得了奖杯。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坎贝尔奖和世界幻想文学奖。

卡德热衷于描写少年天才，而在一定程度上，那些虚构的人物也是他自己的影子。安德、纳菲……他们在卡德想像的世界中建立奇勋，而卡德自己则在对承载他们的世界的建构中创造奇迹。处女作短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77）不仅使卡德获得了雨果奖提名，更为他赢得了坎贝尔奖的最佳新作者奖——除了卡德，似乎再没有谁获过如此殊荣；而短短数年之后，卡德的长篇版《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 1985) 和紧随其后的续集《死者代言人》(Speaker for the Dead, 1986) 便连续两年包揽了“雨果”、“星云”这两大世界级科幻奖, 创造了科幻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

在长篇版《安德的游戏》之前, 卡德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 但在那一阶段的荣誉却来自于短篇创作。从1977年到1985年, 卡德共有五个短篇获得了雨果奖或星云奖提名。

1985年是卡德作家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凭借《安德的游戏》, 卡德一举成名, 从此跻身于一流长篇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

卡德是个精明的作家, 从不浪费任何有价值的科幻点子。他擅长将一本小说作为一个想像世界的基础, 从而去创作更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传奇故事, 这种狡猾的作法加上高超的写作技巧, 使卡德的世界呈现出立体的真实质感。在迄今为止卡德出版的45本长篇小说中, 属于系列小说的就有29部之多。

显然, 以《安德的游戏》为龙头的“安德系列”是卡德最重要、同时也是部头最多的系列小说。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部外, 这个系列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屠异》(Xenocide, 1991)、《精神之子》(Children of the Mind, 1996)、《安德的影子》(Ender's Shadow, 1999)、《霸主的影子》(Shadow of the Hegemon, 2001) 和《影子傀儡》(Shadow Puppets, 2002) 在内的七部曲, 而它的第八部作品也即将于今年年底面市。

卡德已经开创了七个系列, 其中“安德”系列是最有潜力的一个, 我们现在仍看不到它终结的迹象。而在他已经结束的系列中, 由《地球的回忆》(The Memory of Earth, 1992)、《地球的呼唤》(The Call of Earth, 1993)、《地球飞船》(The Ships of Earth, 1994)、《失控的地球》(Earthfall, 1995) 和《地球的新生》(Earthborn, 1995) 构成的“回家”五部曲是卡德最受欢迎的系列小说。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故事都发生在一颗名为哈莫尼的殖民地地球上, 而地球早已毁于四千万年前的一场核战。一台

名为“超灵”的超级计算机中止了人类的进化，控制着哈莫尼星的一切，但千万年的光阴已经将这个旨在引导人们远离战争的超级计算机推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超灵”召集组建了一个由少年纳菲等人组成的、结构类似于家庭的组织，他们被赋予超能力，重返地球。这个系列的后两部顺理成章地从外层空间转回了地球。从宇宙归来的人类后裔惊讶地发现，原生地球人已经分化成了飞人、树人和地人；同时，拥有超能力的纳菲和他的哥哥艾尔马克的冲突也最终达到顶点。

卡德近期的独立长篇也很出色，例如《历史记录：哥伦布的救赎》(Pastwatch: The Redemption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96)就让人浮想联翩，小说中，时间旅行者试图阻止哥伦布发现美洲——至少阻止哥伦布在发现美洲后回到欧洲。

所有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都不是一般的科幻小说，它们奠定了卡德在科幻界的重要地位。虽然他没有改变科幻小说的整体风格，但却展现了当今科幻小说的灵活多变。卡德将宗教融于科幻小说的方式为科幻小说带来了新面貌。卡德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观念，在于他的写作技巧。他那明快而开放的文字，成功地扩展了我们的思想。

《安德的游戏》的科幻内核是模拟战斗室的设想。卡德在为《安德的游戏》所作的前言中称，他脑中的这一设想出现在他16岁的时候——1967年。十年后，卡德根据这一设想写了一个同名短篇，并得以在本·博瓦任主编的科幻杂志《类比》上发表。本·博瓦曾断言，安德的故事将成为卡德作家生涯的基础。而今天，卡德在安德系列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的确用事实验证了本·博瓦的先见之明。

模拟战斗室的设想在1967年，甚至是1977年，还披着强烈的科幻色彩，可是到了1985年，卡德将之应用于长篇版《安德的游戏》时，日渐兴起的计算机技术却已经使它的神秘性大打折扣。

卡德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它对一部科幻小说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但是卡德巧妙地将小说的重心放在了安德的成长上。显然，他对少年人心中特有的英雄梦了若指掌，对读者心理的恰当把握加上娴熟的叙述技巧，彻底改变了小说在构思上的劣势。结果，就像很多成长小说一样，安德接受考验的每一步都紧紧牵系着读者的神经，最终《安德的游戏》获得了比它的蓝本短篇更辉煌的成功。

卡德出生于一个摩门教家庭，其创作深受摩门教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个人和团队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主人公往往拥有上帝一般的感召力和洞察力，掌控着世界的未来。安德就是一个典型的卡德式的英雄。他从小就对空间定位有着超常的敏锐感觉，被军队从家中带走，接受残酷的训练，他不断战胜自我，让自己在各种挑战面前都立于不败之地。安德最终赢得了那场战争游戏，但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他彻底毁灭了一个外星种族。

《安德的游戏》是一个残酷的、充满惊奇的故事。负责挑选和训练地球舰队统帅的教官们从来不给安德公平的机会，甚至任由他的生命受到野蛮队员的威胁；而人类与虫族的战争竟然以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得到了了结。安德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意外，而所有这一切一经解释都会成为必然。毕竟，安德所承担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耐人寻味的是：安德成了地球的救世主，但他却再也无法返回那蓝色的家园——那里已经变成了他邪恶哥哥的属地，在地球人的眼中他变成了恶魔。安德只有和他的姐姐一起，占据被他无意中亲手毁掉的虫族的世界。安德保持着他闪光的人性，但世事的发展却对此做出了非常强烈的讽刺。

《安德的游戏》以删节版的形式在《科幻世界·增刊》发表时，受到了读者狂热追捧，今天我们出版的这个单行本是它的完整版。我相信你会喜欢这本书。而来自这本书本身的最新消息



是：美国华纳兄弟正准备将它与它的续集《死者代言人》搬上银幕，卡德亲自撰写剧本，而执导本片的将是曾执导过《空军一号》、《完美风暴》、《从深海出击》等大片的国际级导演沃尔夫冈·彼德森。



E 安德的游戏

ENDER'S GAME

第一章	老三	1
第二章	彼得	8
第三章	格拉夫	15
第四章	发射	27
第五章	游戏	38
第六章	巨人的饮料	55
第七章	火蜥蜴战队	67
第八章	野鼠战队	99
第九章	洛克和德摩斯梯尼	122
第十章	飞龙战队	157
第十一章	所向披靡	176
第十二章	邦佐	202
第十三章	华伦蒂	229
第十四章	安德的老师	257
第十五章	死者的代言人	308

第一章 老三

“我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听。我告诉你，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至少，非常接近于我们要找的人。”

“以前你对他哥哥也是这个评价。”

“他哥哥测试不合格，不过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和他的能力无关。”

“他的姐姐也是这样。我很怀疑他会不会也一样。性格太软了点儿，很容易屈服于别人的意志。”

“但不会对他的敌人屈服。”

“那么我们怎么办？让他无时无刻被敌人包围着？”

“如果必要的话，是的。”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孩子呢。”

“如果他落到虫人手里，他们会衬得我像个好心肠的大叔。”

“好吧，毕竟我们是在拯救世界。就是他吧。”

管监视器的太太温柔地说：“安德鲁，我想你已经对这个讨厌的监视器烦透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我们就把它拿掉。相信我，一点都不疼。”

安德鲁点头。不疼？当然是撒谎，他想。大人说不疼的时候肯定会疼，他很清楚。很多时候，谎言比真话更可靠，更值得信赖。

“过来坐在这儿，安德鲁，坐在检查台上，医生一会儿就来

看你。”

监视器关闭了。安德试着想像这个小仪器从他后颈上拿掉以后的情形，在床上翻身时不会压着脖子，洗澡也不会觉得刺痛了。而且，从此以后彼得也不会再恨我了。我要回家让他看看，我跟他一样，是个普通孩子了。这倒不坏，他会原谅我比他晚一年拿掉监视器的。我们会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不会是朋友，决不会。彼得太危险了，我们不是敌人，不是朋友，只是兄弟。他想玩太空战士打虫族游戏时，我不得不陪他玩，或许我可以去看书。

但即使在他这么想着时，安德也很清楚，彼得是不会放过他的。只要彼得发起火来，他的眼神里就会出现某种东西。安德只要一看他的眼神，他眼中的怒火，就知道彼得是不会放过他的。我在弹钢琴，安德，过来帮我翻乐谱。哦？监视器小子忙得顾不上他的哥哥了？还是他太聪明了，不屑于做这种小事？忙着杀虫人对吧，太空战士安德？不，不，我才不想你帮忙呢，我自己会做，你这个杂种，你这个多余的杂种！

“时间不会很长的，安德鲁。”医生说。

安德点点头。

“它很容易拿掉，不会感染，不会危害身体。不过会有点发痒。有些人会觉得他们失去了什么东西。你可能会总想找什么东西，却总也找不到。你不知道自个儿在找什么，我告诉你吧，其实你要找的就是监视器。它不在了。过几天这种感觉就会消失的。”

医生在安德后颈上拨弄着，安德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好像有根针从他的脖子一直刺到肚子！他的脖子抽搐着，身体向后剧烈弯曲，头撞到了床，他感觉得到自己的两只脚在床上拍打着，双手紧紧绞缠在一起，抓得手指生痛。

“迪迪！”医生大叫，“快来帮忙！”一个护士气喘吁吁跑了进来。“帮他松弛肌肉，把那个递给我，快！还等什么！”

两人传递着什么东西，安德看不见。他朝检查台侧一歪，跌了下去。“抓住他！”护士尖叫着。

“抓紧。”

“你自己来，医生，他力气太大，我抓不住。”

“不要全部注射，心脏会停跳的！”

安德感到一根针刺进身体，就在衬衣领上那个位置。火烧火燎般疼，不知道是什么。火向全身蔓延，他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安德又疼又怕，到现在才能哭出声来。

“你还好吗？安德鲁？”护士说。

安德鲁好像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他们把他抬上桌子，检查他的脉搏，还有其它的什么。他一点儿也不明白。

医生的声音有点发颤，“他们把这东西放进这孩子体内三年！他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可能会弄死他的，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啊！”

“麻醉剂什么时候失效？”护士问。

“把他留在这儿至少一小时，看着他，如果他十五分钟内还不能说话，马上叫我。我们可能会给他造成永久伤害的，他又不是虫人！”

下课前的十五分钟，他回到彭小姐的课堂上，脚步还有点不稳。

“你还好吗，安德鲁？”彭小姐问。

他点点头。

“你病了？”

他摇摇头。

“你看上去好像不舒服。”

“我没事。”

“最好坐下休息一会，安德鲁。”

他走向他的位子，突然停了下来。我在找什么？我想不起我在找什么。

“你的座位在那儿。”彭小姐说。

他坐了下来，但感到还需要某种东西，某种他不见了的东西。我会找出来的，他想道。

“你的监视器！”坐在他后面的女孩轻声说。

安德鲁耸耸肩。

“他的监视器没有了。”她小声对其他同学说。

安德摸摸自己的后颈，那儿有一块绷带，监视器不在了，现在他跟其他人一样了。

“被刷下来了？安德。”坐在过道对面的男孩问。安德想不起他的名字。彼得？不对。

“安静，史蒂生。”彭小姐说，史蒂生傻笑着。

彭小姐在讲乘法，安德在他的电子桌上乱画，他画了一座巨大岛屿的轮廓，让电脑从各个角度模拟出它的立体模型。彭小姐知道他没专心听课，但她不会管他。他总是知道问题的答案，即使没听讲也知道。

他的电子桌上有一行字冒了出来，从屏幕的上端往下移动。没等它到达屏幕下端，安德就看清了上面写的是什么——“老三！”

安德笑了。弄明白怎么发送信息、让信息在桌面走来走去的人是他。他的对头在讽刺他，但他们采取的手段却在赞美他。成为“老三”不是他的错，这是政府的主意，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权力，否则的话，像安德这样的“老三”怎么可能上学读书？现在